



许逸之 著

怀梨偶寄



许逸之 著

怀梨偶寄

宝文堂书店

## 怀梨偶寄

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69,000 开本787×960毫米<sup>1</sup><sub>32</sub> 印张4.5 插页2

1987年7月北京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

书号 8070·267 定价 1.10 元

## 出版说明

《怀梨偶寄》是台湾商务印书馆于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一部学术专著。作者许逸之先生，福建闽侯人，一九一九年生。青年时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曾任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机械系主任。除本书外，尚用英文著有《The Wilt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伦敦出版）、《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the Theatre》（中文名为《京戏三昧探释》，华盛顿出版）。

本书立论新颖，研究方法也较内地不同，值得介绍给戏剧界，以便得到启发和借鉴。为适应内地读者阅读方便，对个别文字及章节做了些改动和删节。

宝文堂编辑部

一九八六年七月

## 序

《怀梨偶寄》成书远在丁巳秋冬，丙辰丁巳间，在台与京戏同好谈叙之中意有未尽者，回英拾零补缺，撰此数篇，影印装订成卷，分赠三五同好。原为私人笔墨，癸亥退休整理散稿，方萌问世之念。承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协助，果得刊出，乃据原文略加修葺付梓。所修改者，除零句单字之外，以原书之眉批移置正文之中，以符排印之便，并删除原书序跋两文，更以此序，以志斯文之缘由焉。论说踩跷一篇向留笔稿之中，未入写本，并此附志。

甲子桐月高阳许逸之序於

英国西中地不荒斋

## 目 录

序 .....	1
一 魏子云《论〈打渔杀家〉中之四十板》一文读后 .....	1
二 论戏剧目的之不在象真 .....	7
三 戏剧中之戏与剧 .....	16
四 戏剧与梦寐之心理功效 .....	27
五 舞台艺术之所以欲真则不实 .....	32
六 角色分类之演化与结果 .....	47
七 京戏中言文以外之表情 .....	59
八 水袖之渊源与戏装之功用 .....	73
九 说勾脸 .....	86
十 京戏音乐论说之一 ——中西音乐之结构 .....	97
十一 京戏音乐论说之二 ——京西声乐之特征 .....	109
十二 徐露——京戏中新旧之交界 .....	119
十三 京戏之已改坏与未改良者 数则 .....	132

## 一 魏子云《论〈打渔杀家〉中之四十板》一文读后

《打渔杀家》中，萧恩在县衙中被责打四十板一段，在故事中是“话分两头”的局面。一头萧恩告到县里去，县官因为受贿，所以不问曲直把萧恩打了四十板；一头他女儿在家里等她父亲，替她父亲担忧，果然萧恩被打之后狼狈回家。

魏子云论萧恩被打四十板的原文和本文论京戏舞台应用的问题，都是专论演出方法的。但是在没有讨论演出之先，应当先把《打渔杀家》的剧情分析一下，因为不参考剧情，演出方法就难讨论得清楚。

《打渔杀家》是一出两脚色对比的戏，象《捉放曹》、《女起解》、《武家坡》一样。这一戏里，父女对比，一老一少，一个久经世故的老英雄，对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萧恩被打的局面里实在隐伏着几副对比：县官的黑心对比桂英

的纯洁；萧恩的英雄气短对比桂英的儿女柔情；萧恩前此的宽宏忍气对比土豪目下的卑鄙丑恶。但是最重要的一副对比是萧恩的胆量气魄和桂英的自甘忍辱，因为这一副对比是《水浒传》的中心题旨和《水浒传》故事的基本吸力。代表《水浒传》中心题材的戏，如《打渔杀家》、《武松杀嫂》、《翠屏山》都是替观众出气的戏，正如《水浒传》大部分是替读者出气的故事。做人免不了冤屈不平之苦，受屈的时候有两种可能的行动，一是反抗解冤，一是屈服忍气。反抗可以出一口冤气，但是往往牺牲甚大；忍气是违心之举，为着保全实际的利益不得已而为之。读《水浒传》的人，看水浒戏的观众，日常生活中都是忍过多少的气，受过多少次的屈，为着安全，没有办法，牺牲一切来为自己出一口气，所以读《水浒传》、看水浒戏的人，眼看那些好汉不肯受屈，竟替自己出一口气，观众心中好象有人替他们每个人出口气似的。凡人受屈之时，心中必有为反抗而牺牲和为安全而忍受的矛盾的心理。这一段矛盾的心绪，在《打渔杀家》中分由萧恩和桂英两人来表演。萧恩要报仇雪恨，他女儿要忍气了事。萧恩和桂英的两番心事，实在都是我们的心事。

现在再说明这段剧情的演出。桂英先上场唱出她关怀父亲去县里告状的情绪，同时幕后透出

责打萧恩的声音，分别责打四次，穿插在桂英唱词之中。桂英好象没有听见，一直到萧恩又痛又恨地上场时，桂英才发觉她父亲受打的苦况。

对这一种演出的疑点大抵有三种：其一，当时舞台既是代表萧恩家中，观众必是离萧恩住处不远，萧恩在县府里被打，观众如何听得见？其二，更可异者，萧恩被打，观众听得见，而桂英却听不见。其三，萧恩被打四次，每次夹插在桂英唱词之中，好象两事是曾经计划要这样互相穿插互相呼应似的，实事哪里有这么巧。

京戏中的演法一旦成了规矩，就没有人敢改。所谓“懂戏”，最粗浅最简单地说来，就是接受京戏中的各种规矩不去疑问它。偶尔有不懂京戏的人偏要问这种演法是否合理的，就有人要替京戏辩护，辩护的理路大概不外下列几种。

最巧妙最省事的一种办法是说京戏是一种象征的艺术，演出方法也是象征的，所以并不曾有不合理的地方。

京戏怎么样会是一种象征的艺术，实在很难明瞭。西洋象征派的电影是利用符号代表心境的，例如火车站中，过天桥时蒸汽上冲，象征女主角心情缭乱；又例如女佣人偷窃珍物诬告他仆后，适面对铜质厨具，因表面不平面形丑恶，象征其内心自愧的苦痛。这些艺术技术都不是京戏中所

常用的。那么用“象征派”自护又有什么切实的意义呢？譬如有人问《三娘教子》中为什么一椅一巾可以代表机杼。倘使解答的人说是用椅象征机杼，那问的人岂不更疑？为什么只要说象征机杼，以下就不必解释了，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承认椅是代表机杼的，但是又说不出椅能代表机杼的道理呢？

另一种解说是依据京戏演出处处避免冷场的原理。萧恩入县告状和桂英在家关怀，事实上是两件不同的事。传统的演法把这两件事合并到一场里。倘使不这样演，必须先演一场萧恩在衙门受刑，再换一场演桂英在家等她父亲，然后萧恩上场，父女相见。这样萧恩被打一场兴趣太淡，上下场动作太多，观众势必等得不耐烦。

萧恩受刑演法涉及京戏演法的中心问题。要透彻解释这问题，必定要长篇大论，使本文超出一篇“读后感”范围之外。就本文范围之内，不妨从另一角度来讨论萧恩受刑时桂英一无所知。

有一种修辞技巧名叫“反讽（Irony）”，就是“说是指非”的把戏。例如《打渔杀家》中萧恩对教师爷说“倒要领教领教”，这“领教”二字即是伪为恭维实是讥讽。所以这种修辞技巧也叫做“辞让声讥”。

小说与戏剧中，又有一种技巧叫做“戏剧反

诮 (Dramatic irony)”。 “戏剧反诮”《红楼梦》中最多。随举两例，第九十六回中林黛玉发现贾宝玉要娶薛宝钗之后，疯疯颠颠跑到宝玉跟前，两人说了些疯话，袭人怕他们说出些不成体统的话来，示意紫鹃送黛玉回去，黛玉听了答道：“是了，这就是我回去的时候儿了”。这话说的人听的人都无心，但是读者知道内里还有一层意义，因为宝玉就要娶别人了，黛玉还留在贾家有何趣味？书中贾宝玉几次说：“你死了我去做和尚”，也是“戏剧反诮”，因为读者知道他终了的确是做了和尚。

“戏剧反诮”的作用须要两种听众。第一种是无心的听众，只懂得一句话的表面意义；第二种听众是有心的听众，有心的听众不但明白一句话的深一层的意义，而且还可怜第一种听众之矇眬。就拿林黛玉那句话来说，宝玉、袭人、黛玉、紫鹃是第一种听众，把这句话只当是客套话来听。《红楼梦》读者是第二种听众，他们不但知道“回去的时候”另有深义，还可怜那当事人还不懂呢。

萧恩受刑之声穿插在桂英念父的词句之内，其心理效果很有和“戏剧反诮”相似的地方。单凭桂英在家念父的一段做工唱工，还不能引起观众激烈的同情，观众之可怜桂英者乃在於她念父

之时她父亲已挨了打了，她还不知道。就象林黛玉自己辞退还不够可怜，说了那句话无心道出最后与宝玉辞别，那才可怜呢。所以桂英是她唱词的第一种听众，她听不见她父亲挨打，只知挂念。《打渔杀家》的观众就是第二种听众，他们不但知道她的父亲已经挨了打，而且还可怜桂英还不知道呢。

还有一层道理，桂英在家唯望她父亲在县无事，自然为的是她家庭的安全。当然，县官倘使肯为这事调解，既不会有《打渔杀家》的事，又不会有《打渔杀家》的戏。只因这四十板，剧中就结了一段冤仇，这冤仇既不能解就只好报。萧恩的家庭象每一个受屈的人的心一样，也就分化成屈服和反抗两种主张。所以桂英之听不见萧恩受刑，论剧情，能使观众可怜她之不知道她家庭危机已经酿成；论剧理，却好象是编剧的暗中告诉观众，这剧的中心机构已经完备，随你当事人怎样希望无冤无难，到头来不免冒险和吞声之抉择。桂英听不见萧恩受刑，正象世人料不到有受屈之事一样。倘使受刑和念父分两场来演，哪得有这样深刻的意义？

如此看来，这受刑的声音观众隔得远也要听得到，桂英隔得近也不可让她听得到了。

## 二 论戏剧目的之不在象真

初看京戏的人，多半不解执鞭代马、扶旗为车的道理。这是剧理浅显的地方，事实上是比较容易解说的。更不容易解说的一段道理是有关戏剧基本问题的，可以由京戏的发展史中看出来。

中国戏剧都是由民间给村夫愚妇看的草台戏发展到都市剧院中给士大夫阶级看的戏。元剧昆曲如此，皮黄戏也是如此，这是戏剧发展史中不可免的过程。戏剧是竞争十分剧烈的职业，城市里的报酬比乡村里的大，并且在城市戏院里营业可以不必冲府过州在旅途中演出。戏班由乡村迁入城市，观众由村丁改为知识分子，戏剧的艺术水准也自动提高，因为艺术水准不提高就不能吸引士大夫阶级的观众。

皮黄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代所见的皮黄戏中的艺术水准是十九世纪中在北京发展锻炼出来的。由草台戏的艺人发展到在北京扬名的戏班，尽管做工变成更细腻，唱腔变成更复杂，表

演的方式却並沒有改变，仍然是以鞭代馬、扶旗為車。這是值得細忖的一件史實。這些十分簡單的演法倘使是粗俗的，在草台戲的階段，在路上不容易帶許多布景和家具，自然必須保留着，到了城市里有固定的戲院，行頭都有專店出租，何以戲班不放棄簡單的演法，用布景用道具取悅城市里的觀眾？事實上有些戲班曾經用機關布景招引觀眾，但是愛看京戲的觀眾不去看機關布景，偏偏要出大錢看唱得好做得好不用景的京戲。換句話說，士大夫階級所要求的藝術水準並不包括表演方法現實化。京戲中的表演方法儘管十分簡單，却似乎不是粗俗的。京戲中唱工文武場技藝之高超，做工的精細，是無可疑問的。京戲的觀眾在音樂和表情的藝術中是這樣地苛求，但是表演的方式中又保留着象兒戲一般的格式，這理究竟應該怎麼闡明？

道理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稱為蒙蔽，蒙蔽一除，道理自明。對京戲劇理最普通一種蒙蔽可以稱為美人圖之蔽。要說明美人圖之蔽須先從象形藝術(Representational arts)說起，因為美人圖之蔽不但在戲劇欣賞裏面發生，實際上這種蒙蔽在任何象形藝術中都會發生。什麼叫做象形藝術？圖畫、雕刻、戲劇都是象形藝術，因為這些藝術作品是形似實物的。書法、音樂、舞蹈普通

並不描摹什么实物，所以这些作品就不是象形艺术的作品。

乡下人爱挂美人图，买美人图大的比小的好，彩色的比黑白的好，因为大的彩色的美人图比小的黑白的更象美人。美人图之蔽就是指批评象形艺术唯求逼肖的标准。乡下人挑美人图用这种标准大有道理。买美人图的目的是讨不到美人做老婆，生不出美人的女儿，不得已求其次，挂一幅美人图看看也好，当然美人图愈象美人愈好。用在京戏批评里，对水旗不象水、勾脸无人形，自然都可以指谪。

美人图之蔽的错误在于将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混谈。乡下人挂美人图不是艺术作品而是代用品，如瑞士风景，不能亲自住在外国风景区的人，买一张大照片挂客厅里看看也好。又如台湾人贪美金，即有些美金总嫌不够，买一张十万美元大钞票挂着看看也好。代用品当然愈象真物愈好。但是京戏不是代用品，图画、雕刻作品也都不是代用品，不然名家画鬼魅、伦勃朗(Rembrandt)画老丐、罗丹(Rodin)刻裸体老妓都不可理喻了。真懂画理的人知道图画里尽可以“画美题不美”。拿京戏来说，曹操、崇公道、包公都不是美人，但是《捉放曹》、《女起解》、《探阴山》都是很美的戏。所以说京戏的表演不象真人真事

是不相干的话。西洋歌剧句句皆唱，芭蕾舞里剧中人个个哑巴，都不象真，仍然不失其为艺术作品，也是一样的道理。

批评象形艺术，还有一种蒙蔽可以称为蜡人馆之蔽。蜡人馆用蜡塑人像接近肉色，虽然妍丑并陈，都一一逼真，令人惊讶。有的人对象形艺术虽然不求题材都是美人美物，却仍求逼真，以为愈真愈好。蜡人馆里有时故意将蜡人装象检票人以愚游客，就是要证明蜡人做得逼真，乃至于可以欺人耳目。宋代多种傀儡之中，有一种名叫肉傀儡，是用小孩装做傀儡的，可以混在真傀儡中使人分不出真假的傀儡。日本绸缎展览会里，怕观众摸污展览品，故意用真人杂置木偶之间，观众不提防摸着真人的手足，一时难为情，以后率性真假不辨都不去摸了。这些伎俩或为游戏或为实用，都不是艺术，是上海话所谓之“噱头”。

“噱头”是以巧术惊众的意思。以假混真趣在使人惊异。观众不期然而然被欺，一时叹匠工之精巧，下一次自必心里防备不再受欺。这种乐趣只能经验一两次，假物混真，多看就生厌。

蜡人馆之蔽的错误，类似美人图之蔽，就是把艺术和游戏混谈。噱头接近开玩笑，离艺术的目的实在很远。有些人不懂艺术又偏偏要谈艺术，不免自己创出现成的理论解释艺术的好处。

这种人西洋、中国都有。西洋有一个故事，说某城居民举行一次图画比赛，规定每一画师把他的画先用布包好，按序排到台上，打开布包，由观众自动推荐定奖。观众看到一张人像画，肉色逼真须发可数，要给这位画师头奖。另一画师抱画上台，口叫“且慢，待看我画再判未迟”，观众以为有理，但是只见这画师不把布包打开，催促再三，画师上台解释道他所画的即是一个布包。观众受欺反而大乐，要把头奖给这个画师。另一个画师又上台，口叫“且慢”，也要展画。他的是一幅静物画，不过几桩瓶碟菜果。观众起先不喝采，后来有一只鸟飞过来向画中的果子啄几口，众人才大喝采，把头奖给这个画师，因为他们以为前一张布包画，只骗了人眼还不算精，这一张画连鸟眼都骗了才算是上品。

图画用来欺人耳目，其功效就和口技、戏法相似，实在与艺术无关。并且欺人耳目在利用观众习惯，不一定在于画得逼真。俗人没有艺术修养，一定要说艺术，只好就浅显说一些容易了解的故事。中国也有一个讲画理的故事，说有一个皇帝赐一个画师一幅御绢，命画师画山水，画师失慎把墨滴一点在绢上，御绢民间无法买替，所以只好把山水先画完，然后在墨点上加些虫翅虫足，画成一只苍蝇。皇帝看了，果然以为是苍